



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23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31 日

议程项目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长的报告

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由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49/2 号决议提交。委员会概述了南苏丹人权状况，向理事会通报了 2022 年出现的最新重大情况和事件。

附带的会议室文件已经编写，更详细地介绍了委员会的主要调查结果。^a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a 可在委员会网页上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hrc/co-h-south-sudan/index)。



一. 导言

1. 2016 年，人权理事会在第 31/20 号决议中，决定设立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任期一年。2017 年 4 月，理事会在第 34/25 号决议中决定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请委员会继续监测和报告南苏丹的人权状况，为防止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提出建议，并就过渡期正义机制提交报告和提供指导。
2. 委员会的任务还包括确定和报告据称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及相关罪行，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事实和情况，收集和保存证据，查明责任，以终止有罪不罚现象，追究责任。人权理事会还请委员会与所有过渡期正义机制共享相关信息，包括那些即将根据《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第五章设立的机制，例如即将与非洲联盟合作设立的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
3. 人权理事会随后在第 40/19 号、第 43/27 号、第 46/23 号和第 49/2 号决议中延长了委员会的任务期限，每次延长一年。人权理事会主席任命的委员会现任成员是亚斯明·苏卡(主席)、安德鲁·克拉彭和巴尼·阿法科。
4. 委员会得到设在朱巴的秘书处的支持。2022 年，委员会对南苏丹境内的一些地方进行了访问。委员会还访问了肯尼亚和乌干达。委员会会见了受害者、证人、政府官员、民间社会成员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委员会记录了详细的证人证词，举行了会议，组织了焦点小组讨论，并收集了机密记录。所有证据和其他信息都保存在委员会的安全机密数据库和档案中。
5. 2022 年，委员会成员两次访问南苏丹，参加了各种会议，包括在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
6. 委员会感谢南苏丹政府为其在南苏丹履行任务提供便利，并感谢该地区各国政府给予配合。委员会还感谢非洲联盟、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联合国各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专家的协助与贡献。

二. 方法

7. 在本报告中，委员会主要侧重于查明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期间所发生事件的事实和情况。本报告详述的专题人权问题和案例研究并没有反映南苏丹人权状况的全貌。之所以选择这些案例，是因为它们意义重大，能够说明南苏丹的人权状况。更详细的调查结果和参考资料见附带的会议室文件。¹
8. 委员会在开展工作时参考了南苏丹的国内法、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相关刑法。对具体事件和行为模式的事实认定是对侵犯人权行为、南苏丹法律规定的罪行和国际法规定的罪行进行法律定性的依据。
9. 委员会采用了“有合理理由相信”的证据标准，其工作遵循的要求是按照能够支持未来的追责机制，包括刑事追责的标准来收集和保存证据。
10. 当委员会认定关于据称施害者与具体侵权行为存在关联的资料足以作为今后刑事调查或起诉的证据时，即以严格保密的方式收集和保存这些证据。如果缺乏足够资料来确定侵权行为或罪行的责任人，而这些行为或不作为属于南苏丹政府

¹ 可在委员会网页上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hrc/co-h-south-sudan/index)。

机关或办公室的责任，则认定国家负有责任。如果行为涉及武装团体或安全部队，则认定该团体或部队负有责任。

11. 委员会采用了实况调查的最佳做法，以确保人的安全、安保、保密和福祉。只使用信息来源方已表示知情同意且披露信息不会导致信息来源方暴露或对其造成伤害的信息。委员会向讲述经历的受害者和证人表示感谢。委员会始终遵循保密和“不伤害”原则。

三. 政治和安全动态

12. 自 2018 年签署《重振协议》以来，南苏丹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政治过渡期，其特点是经常发生暴力政治争端和其他挑战，严重扰乱了基本政治和安全进程以及过渡期正义机制的落实。2022 年 8 月 2 日，《重振协议》各方同意将政治过渡期延长两年，将选举推迟到 2024 年底。在全国各地，南苏丹人民继续面临难以忍受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局势，而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武装暴力又加剧了这种局势。然而，延长期限为南苏丹提供了机会，以可信地方式完成《重振协议》的关键进程，开始消除根深蒂固的有罪不罚文化，并在多年冲突之后重新走上稳定和繁荣的道路。

13. 领导层的失误导致《重振协议》的执行被拖延，还造成了其他严重后果。许多州再次经历了感觉像武装冲突的暴力行为。在团结州、上尼罗州和琼莱州，暴力行为几乎都会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平民为目标并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持续的不安全导致其他几个州和邻国出现长期流离失所的现象。持续不断的暴力是导致南苏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根源。一半以上的人口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² 数百万人深受创伤，大多数食不果腹。

14. 2022 年期间，地方一级发生的政治暴力多次威胁到整个和平进程，而国家一级行为体积极参与了政治暴力。例如，2022 年初，团结州的政府官员领导了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阵地的袭击行动，却并未受到朱巴的制裁。3 月初，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和核查机制主席警告说，停火协议可能会破裂。随后，苏丹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以其在团结州和上尼罗州的营地遭到袭击为由，暂停参加停火和《重振协议》监测机制。2022 年底，在琼莱州和上尼罗州的冲突升级，有可能使《重振协议》的主要当事方(他们拥有大量军事资产)陷入直接对抗。另外，2022 年 12 月，琼格莱州大皮博尔行政区发生暴力和流离失所事件，凸显了按族裔结盟的武装养牛人构成的持续安全挑战。11 月，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执政派退出了“罗马会谈”，参加会谈的有民族拯救阵线(NAS)³ 等未签署《重振协议》的反对派团体，退出理由是这些团体在利用会谈争取时间和备战。

15. 值得注意的是，2022 年 4 月 3 日，《重振协议》各方就必要联合部队的统一指挥结构达成一致。之后，苏丹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重新加入和平监测机制。⁸

² 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South Sudan: IPC acute food insecurity and malnutrition analysis, July 2022–July 2023” (23 November 2022). 可查阅 https://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IPC_South_Sudan_Acute_Food_Insecurity_Malnutrition_22July_23July_report.pdf.

³ “NAS” 是源自阿拉伯语的名称，是该团体的通称，而非英文缩写。

月 30 日，在朱巴举行了这支新国民军的首场“毕业典礼”，其中有来自各签署方的毕业士兵。其他几个州也相继举行了毕业典礼，包括上尼罗州，数千名毕业士兵在 11 月 21 日手持棍棒游行。截至 2023 年 1 月初，毕业士兵人数、部署时间表和资源分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用于安全部门改革和复员工作关键要素的投资持续不足，致使士兵和前战斗人员掠夺当地社区，而有罪不罚的氛围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必要联合部队的士兵目前经费不足，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委员会注意到，由于没有粮食和工资，士兵不得不侵犯南苏丹人民的人权，而不是保护人民。

16. 在过渡期国民议会，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代表从 2022 年 6 月中旬开始抵制议会进程，影响了法律的通过和合法性，导致立法拖延。最终，围绕《政党修正法案》的争议得到解决，该法案于 8 月通过，随后《宪法制定程序法》于 10 月通过。根据 2022 年 8 月《重振协议》的延长路线图，将于 2022 年 8 月至 2024 年 8 月期间开展制宪工作，在全国选举前留出两个月时间调整选举法。

17. 2022 年 12 月，《宪法制定程序法》正式生效。它规定要在制宪进程中纳入与南苏丹人民的广泛和包容性协商。在这一年中，南苏丹政府发起了一个公开协商进程，以制定一项关于设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的法律。这一进程中的经验，特别是在确保群体广泛代表性方面的努力，可以为设计制宪协商进程提供参考。围绕设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进行的协商突出表明，需要有安全的环境和充足的资源，才能及时有效地提高公众认识和确保难民、偏远地区社区及其他边缘群体的平等参与。

18. 《重振协议》延长两年，为相应的政治领导层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安全安排、制宪和选举进程以及过渡期正义进程等关键领域的机会。每一个领域都需要加强区域和国际参与。正如南苏丹人权委员会几年来所记录的那样，根据《重振协议》采取整体办法实现过渡期正义，对于解决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至关重要，这种现象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因素。

四. 公民空间

19. 多年以来，委员会记录和报告了南苏丹公民空间缩小的情况。在本报告期间，情况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空间仍然普遍受到国家的打压，国家安全部队不断攻击参与合法公民活动的人。这种镇压和由此产生的恐惧气氛扼杀了公共辩论，说明民主化项目至今是失败的。

20. 在公共场所组织会议、撰写和分发请愿书、参加和平抗议和定期开展新闻活动等简单行为都会招致严重骚扰、拘留、酷刑或死亡威胁。国家严重干预民间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限制举行会议的能力，进行习惯性的监视和例行的恐吓。公众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侵犯人权行为而遭到报复，包括遭受任意拘留、酷刑和死亡威胁。教师和其他公务员因组织请愿和公众抗议，要求改善公共服务和支付长期拖欠的工资而被拘留和解雇。

21. 新闻工作者受到严重骚扰，包括任意拘留和死亡威胁。有些人已经躲藏起来或逃到国外。记者受到虐待和审问，被迫交出设备和透露机密来源。记者在发表关于朱巴市长纵容在抗议活动中枪击抗议者和使用实弹行为的言论后受到威胁。仅仅是报道议会进程就会导致被国家安全局成员逮捕。

22. 政府对公开辩论的恐惧和对批评的不容忍根深蒂固。在 2022 年人权理事会结束对南苏丹的普遍定期审议时，南苏丹拒绝了关于保障和保护人权维护者、新闻从业者和从事公民活动的个人权利的具体建议。

23. 南苏丹正处于过渡的关键时刻。然而，镇压行动和恐怖气氛将严重破坏公众切实参与制宪、过渡期正义机制和全国选举以及在这些方面取得可信成果的前景。如果没有一个让公民公开结社和自由讨论国家未来的环境，过渡就不会成功。

五. 人道主义局势

24. 2022 年，南苏丹境内超过 74% 的人民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相较上一年有所增加。三分之一的儿童长期营养不良。提供的援助减少了，而人民的需求却增加了。由于乌克兰武装冲突，全球资金短缺，导致世界粮食计划署进一步削减生存援助。许多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条件令人震惊，特别是在团结州和上尼罗州，对平民的暴力攻击造成了大规模流离失所。周边相邻县的难民群体也受到人道主义援助削减的影响。

25. 冲突加剧了六个州的粮食危机，那里的人民面临达到紧急程度的重度粮食不安全。对平民的袭击往往伴随着抢劫和摧毁房屋及生计资产。这些袭击的幸存者，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在躲避袭击者的过程中被迫以食用野生食物和睡莲为生，然后被迫依赖人道主义援助。

26.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的人员和设施遭到袭击，包括路边伏击和国家设置的官僚障碍。南苏丹仍然是世界上对于援助人员最危险的地方之一，2022 年至少有 9 名人道主义工作者丧生。包括政府部队在内的所有武装团体往往阻碍及时提供紧急援助。这些活动造成白尼罗河上重要的粮食运输中断。一些安置点在分发粮食后不久就遭到袭击和抢劫。

27. 据报道称，2022 年 10 月，超过 100 万人受到洪水影响，说明天气对生计有很大影响，会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该国部分地区连续第四年遭遇洪水，这与全球气候紧急情况有关。有报道称应对洪灾提供的数千万美元政府援助被挪用，人道主义事务部长 Peter Mayen Majongdit 因此于 11 月被免职。

六. 政治经济

28. 虽然南苏丹自然资源丰富，但国家基本上未能提供必要的核心政府服务，使人民能够享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食物权、清洁饮水和环境卫生权、适足卫生保健权和基础教育权。该国在三年内申请了三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融资，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紧急融资是必要的，因为腐败、经济管理不善和对进口的依赖使南苏丹缺乏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意外冲击。最近的冲击包括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石油价格下跌、全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以及产油区的持续洪灾。

29. 为了履行其国际人权法义务并对可持续和平进行投资，南苏丹必须加强公共财政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腐败并增加非石油收入。如果不能立即改善这些问题，特别是禁止挪用公共财政资金，南苏丹很可能面临外国援助和发展援助减少

的情况。这将对人民产生直接影响，因为该国已经没有资金来支撑基本服务。目前只有 7% 的人口能用上电，医院常常无法提供关键服务，部分原因是停电和缺乏医疗用品。在一些地区，商人占据了属于国家学校的土地。

30. 公共部门拖欠工资的情况日益严重，这是另一项未履行的义务，也是放任腐败和经济管理不善的直接结果。南苏丹的公务员难以养活自己和家人，许多人被迫参与敲诈勒索和非法征税，这对人民获得服务造成了又一重障碍。同样，“检查站经济”，即安全部队成员索要钱款，为货物放行提供便利，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要么是因为收受贿赂现象，要么是因为各组织被迫空运援助物资——从而减少了南苏丹人民获得的援助数量。

31. 解决政治经济的掠夺性是一个紧迫的人权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改善，南苏丹将仍然无法履行对其公民的一系列义务，包括核心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的义务，只能寄希望于国际捐助方弥补这一缺口。正如委员会先前阐述的那样，资源分配不当和挪用资源行为也加剧了政治竞争，助长了冲突和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⁴

七.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32. 委员会一直报告称，南苏丹境内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具有广泛性和系统性。⁵ 持续不断的侵害行为植根于国家安全和保障的性别性质，许多妇女和女童遭受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侵害。然而，由于担心遭到报复和污名化以及安全和保障方面的威胁，包括对整个家庭和社区的威胁，大量受害者不愿出面举报，因此尚未充分了解这种暴行的严重程度。

33. 多名证人和幸存者描述了妇女反复遭受性暴力的情况。在团结州，妇女们向委员会讲述了她们在 2013 年、2016 年、2018 年、2021 年和 2022 年遭受强奸和轮奸的经历。

34. 在平民遭受攻击的过程中，男性往往因害怕被杀而逃跑，妇女和儿童则会留下或躲藏在附近的灌木丛和水道中。因此，妇女和儿童更容易受到身体伤害。同一社区中的成员受到的伤害不同，因为等级制度对男性、妇女和儿童的生命和身体赋予了不同价值。

35. 幸存者往往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或者由于担心缺乏保密性和遭受污名化而犹豫是否接受治疗。诉诸司法和追究责任的途径有限，进一步阻碍了受害者举报这些罪行，令受害者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幸存者向委员会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流离失所和没有归属的感觉，对国家失望透顶，感到自己被国家彻底抛弃了。

36. 性暴力对各社区和全社会造成严重伤害。需要正视性暴力的普遍性及其影响，并应在未来努力承认性暴力、补救和补偿受害者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⁴ 见关于南苏丹侵犯人权行为和相关经济犯罪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HRBodies/HRCouncil/CoHRSouthSudan/A-HRC-48-CRP.3.pdf>。

⁵ 见关于南苏丹境内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会议室文件，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_HRC_49_CRP_4.pdf。

37. 在冲突和经济危机中，基本服务受到影响，包括医疗基础设施、执法和其他应对性侵犯的机制。由于偏远地区没有正规法院和其他司法机构，社区只能依赖传统机制，而传统机制通常有缺陷。一站式服务中心和其他支助机制，比如社工，是受欢迎的政府举措。这是值得赞扬的，国家应确保在主要城镇以外增加资源和服务。

八. 冲突对儿童的影响

38. 在南苏丹，儿童继续成为暴力和不安全的受害者。儿童遭到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殴打、绑架、强奸和性残害。在遭受攻击和流离失所期间，儿童往往与照料者分离，这使他们更加脆弱。幸存儿童深受创伤。

39. 儿童在流离失所人口中占大多数，面临着严峻困难，权利受到严重剥夺，包括缺乏获得足够食物和受教育的机会，而且还遭受剥削。学校常常被用作军事基地，剥夺了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即使部队从学校转移，往往也还会留在附近，导致恐惧和破坏的气氛长期存在。

40. 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包括南苏丹人民国防军、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和民族拯救阵线，继续招募和绑架儿童，尽管他们承诺停止这种做法。大多数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都经历过多种侵犯或践踏人权的行为。他们执行战斗任务、准备食物和从事间谍活动等。儿童及其家人如果反抗或试图逃跑，就会受到伤害的威胁。

41. 缺乏让儿童脱离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举措(见下文第 85 和第 90 段)。必要联合部队的筛选程序似乎并未充分解决招募儿童兵问题。由于缺乏对重返社区的支持，从西赤道州一个必要联合部队的培训中心被释放的一些男孩又返回了培训中心。

九. 标志性事件

A. 团结州的法外处决事件

42. 2022 年 8 月 8 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视频显示，三名男子被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组成的行刑队以处决方式枪杀。第二段视频和随附的照片描述了第四名男子被士兵抓获，似乎在一间茅草屋内被活活烧死的场景。在这个对安全部队厚颜无耻和野蛮暴力行径并不陌生的国家，这些影像引发了激烈反响。

43. 受害者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南苏丹人民运动/人民军的成员，该团体 7 月 22 日在马约姆镇发动了致命袭击。据说有 12 人被杀，其中包括政府保安部队的成员和马约姆县县长 Chuol Gatluak Manime，他的尸体在住所内被烧毁。Manime 先生是团结州州长 Joseph Monytil 的盟友，也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Tut Gatluak Manime 的兄弟。

44. 随后几天，南苏丹人民运动/人民军部队和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在马约姆镇发生致命冲突，后者宣布对南苏丹人民运动/人民军指挥官，包括 Gatluak Majok 少将采取“精准进攻行动，以伸张正义”。

45. 委员会审查了网上发布的照片，包括 Monytil 先生办公室 Facebook 页面上的照片。这些照片显示，四名男子明显是在苏丹被捕，很可能在 8 月 6 日被移交团结州的南苏丹安全部队关押。委员会通过地理定位和广泛分析确定，杀戮发生在马约姆县 Kiakang 村附近，时间是 8 月 7 日上午。

46. 委员会确定照片中的两名男子是被行刑队处决的受害者，另一名男子很可能是被行刑队处决的第三名受害者。南苏丹人民运动/人民军指挥官 Majok 先生是这起明显的焚烧杀人事件的受害者，他是在行刑队开枪打死三名受害者约一小时之后被杀的。他受到嘲弄、羞辱，显然被遗弃在燃烧的小屋里等死。他被杀害的方式与县长 Manime 先生被杀害的方式相似，表明这是一次报复性杀戮。视频显然是在凶手知情的情况下公开拍摄的。

47. 对此，南苏丹人民国防军迅速承认了法外处决事件，并宣布立即成立调查委员会，承诺会将肇事者绳之以法。据报告称，曾在马约姆地区领导行动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副参谋长在 8 月 17 日提交了一份关于上述事件的报告。

48. 8 月 17 日，Monytil 先生在朱巴与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总统见面，讨论这一事件。8 月 22 日，Monytil 先生被传唤到州委员会(上院)发言，随后上院发布了一项罕见的决议，建议解除他的州长职务。总统驳回了这项动议，但于 9 月 12 日设立了另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马约姆镇的事件。

49. 截至 2023 年初，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总统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仍不明朗，似乎没有人被追究责任。⁶

50. 委员会收集的证据表明，有几个人可能对法外处决负有个人刑事责任。其中包括 Monytil 先生，他的办公室在法外处决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发表声明，赞扬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行动，认为自己参与行动有功。Monytil 先生当时在该地区，当着南苏丹人民国防军高级军官的面给士兵们下达指令。

51. 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国家安全部队人员的非法杀人行为，严重违反了国家在尊重生命权方面的国际人权法义务。南苏丹未能调查、起诉和惩罚这些行为，进一步违反了其在生命权方面的义务。南苏丹人权委员会以前曾记录过国家官员进行法外处决的行为，而这些人仍然逍遥法外。⁷ 这使犯下同样罪行的人更加胆大妄为。

B. 南部团结州

52. 莱尔县是南苏丹第一副总统里克·马沙尔的出生地，也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反对派自 2013 年 12 月成立以来的据点，当时朱巴爆发冲突并蔓延到全国各地。随后莱尔发生了包括重大军事战役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内的暴力事件。武装团体强迫人民流离失所、破坏生计资产和抢劫粮食，导致 2017 年莱尔和与之相邻的马延迪特县宣布发生饥荒。莱尔的暴力活动一直是激烈和周期性的，国内激烈的政治竞争是推手，而以往对违法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也助长了暴力。

⁶ 在 2022 年 11 月 1 日发出的信函中，南苏丹人权委员会要求南苏丹政府提供有关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更多信息。

⁷ [A/HRC/49/78](#), 第 33-38 段。

53. 没有人对 2013 至 2018 年内战期间在莱尔犯下的暴行负责，这在南苏丹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事实上，2021 年初，苏人解运动/解放军执政派重新任命 Gordon Koang 为科奇县县长，该县与莱尔县和马延迪特县接壤。在内战期间，Koang 先生指挥来自科奇的民兵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部队作战，并对莱尔的平民进行了大规模攻击。Koang 先生重新上任后，拒绝接受《重振协议》规定的权力分享安排，并对无法在科奇县 Mirmir 区行使充分的行政控制感到沮丧。Mirmir 与莱尔县和马延迪特县接壤，自 2018 年底以来一直是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营地的所在地。Koang 先生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指挥官之间的关系紧张。2022 年 1 月和 2 月，Koang 先生等人煽动来自科奇的武装青年对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部队营地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他们占领了营地，迫使反对派部队撤至莱尔。

54. 2 月 14 日，Koang 先生动员的部队从 Mirmir 转移到莱尔，在那里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部队发生了持续一周的冲突。科奇部队以步枪和刀为武器，系统性地攻击平民、抢劫和破坏平民财产以及洗劫医疗和人道主义设施。Padeah 村在那个星期里遭到两次袭击，村民们躲在水道里。妇女和女童被迫将科奇部队从世界粮食计划署仓库掠夺的大量粮食搬回 Mirmir。

55. 4 月 6 日，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部队发起反击，在 Mirmir 营地坚守了几个小时后被赶回莱尔。与此同时，Koang 先生正在协助从邻近的马延迪特向科奇部队和塔希尔的青年民兵分发弹药。

56. 针对莱尔平民的第二次袭击行动从 4 月 8 日持续到 4 月 12 日左右。马延迪特和科奇的部队分为东西两翼，向南穿过村庄往 Adok 行进，在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部队撤退后立即摧毁了 Adok。来自 Adok 的证词和照片描述了一个繁忙的贸易港口被烧成灰烬，到处都是尸体，包括被斩首的男子尸体。受到创伤的幸存者向委员会提供了有关位于 Mirmir 和 Adok 之间的村庄遭受袭击的证词。他们的叙述记录了大量用刀枪杀人、抢劫和破坏财产以及强迫流离失所的情况。

57. 在这些袭击中，妇女和女童遭受广泛和系统性的强奸和性暴力。来自多个村庄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详细讲述了科奇和马延迪特武装人员的强奸行为。他们描述了居住区被袭击期间和之后，妇女和女童在村中或者在藏身的水道附近遭到追捕和强奸的情况。2 月和 4 月，许多妇女被迫充当搬运工，搬运从莱尔掠夺的货物，然后被囚禁在 Mirmir，多次遭到多名男子强奸。一些幸存者说，她们获释后看到其他妇女也从莱尔过来，也搬着被偷来的食物，她们认为这些妇女也会被强奸。

58. 2 月和 4 月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及由此造成的流离失所，严重扰乱了种植活动，而当时居民已经处于类似饥荒的状况。⁸ 抢劫和破坏粮食设施，毁坏或拆除生产性资产，包括农业设备和渔网，表明有人故意想让莱尔平民陷入贫困和饥饿。这些行为是与政府结盟的部队实施的，重复了以往的冲突模式，并涉及一些曾参与以往暴行的施害者。

⁸ 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South Sudan: IPC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snapshot” (9 April 2022). 可查阅 https://www.ipcinfo.org/fileadmin/user_upload/ipcinfo/docs/IPC_South_Sudan_Acute_Food_Insecurity_Malnutrition_2022_Snapshot.pdf.

59. 还有证据表明，莱尔的平民作为一个群体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或被认为是在政治上属于马查尔先生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群体。任何使人民陷入贫困和被迫流离失所的意图也可能是构成迫害的一个要素，属于危害人类罪。

60. 根据委员会收集的、经可信组织证实的证据，可以确定几个可能对在莱尔实施的行为负有个人刑事责任的人，这些行为既是国内法规定的严重罪行，也是国际法规定的罪行。其中包括 Koang 先生和马延迪特县县长 Gatluak Nyang Hoth，他们策划了对莱尔的协同攻击，包括在 2 月 14 日在 Mirmir 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以及后来在 4 月发动攻击之前举行的使其联盟神圣化的血盟仪式上策划攻击。来自莱尔的俘虏遭受系统性强奸期间，Koang 先生和其他人也在 Mirmir。2023 年初，两人仍是县长。Koang 先生在 2021 年被重新任命为县长并一直在任，这是在处理侵犯人权问题上的极大失败，会使有罪不罚现象长期存在。

61. 虽然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在莱尔和科奇驻有部队，但他们完全无法保护莱尔的民众。包括团结州州长在内的高级官员没有指示下级官员停止攻击，也没有因他们明显是所犯严重罪行的同谋而实施任何形式的制裁。

62. 4 月 13 日，总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该地区的局势。该委员会应在 21 个工作日内提交调查结果和建议。截至 2023 年初，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信息，说明可能已经开展的任何调查活动。⁹

63. 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位于 Muom 的必要联合部队训练中心的士兵，包括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士兵，为来自莱尔的两万多名流离失所平民提供了保护。这表明，如果过渡期安全安排得到切实执行，国家安全部队就有可能保护平民。

C. 上尼罗州和琼莱州北部

64. 2022 年 8 月，上尼罗州和琼莱州北部地区的暴力增加，起因是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前将军 Simon Gatwech 和 Johnson Olony 之间的“Kitgwang”联盟破裂。多支武装部队之间随后发生激烈武装冲突，努维尔族和希卢克族平民遭到大规模袭击。

65. 2021 年 8 月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分裂后，Gatwech 先生和 Olony 先生于 2022 年 1 月叛逃到苏人解运动/解放军执政派，同意将自己的部队整编到执政派部队。两人在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执政派合并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联盟破裂。苏人解运动/解放军执政派迅速将 Gatwech 先生边缘化，但对 Olony 先生来说，与执政派的合作仍有好处，包括能解决他的希卢克族社区提出的土地征用要求。

66. 7 月，Olony 先生的希卢克族“Agwelek”部队把 Gatwech 先生以努维尔人为主的部队赶出了他们在 Panyikang 和 Manyo 县的联合基地。努维尔部队在琼莱州北部的 Fangak 县与 Gatwech 先生结盟，随后动员了被称为白军的努维尔族青年。

67. 2022 年 8 月 15 日，与 Gatwech 先生结盟的部队和白军部队袭击了汤加的 Agwelek 部队和希卢克平民，汤加是控制河流流动和征税的重要战略港口。目击

⁹ 在 2022 年 7 月 27 日和 11 月 1 日的信函中，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要求该国政府提供资料。

者称，当希卢克人逃到附近的水道和邻近村庄时，遭到身穿军装和便服的武装男子杀害。几天来，幸存者经由 Panyikang 从一个村庄逃到另一个村庄，躲避努维尔部队的追击。在逃亡几天后，前往马拉卡勒方向的平民在政府官员的指引下，来到位于 Panyidwoi 区 Adidiang 的流离失所者临时营地。

68. 8 月 18 日，被赶出汤加的反对派希卢克族 Agwelek 部队开始攻击河边的努维尔人定居点。琼莱州的 Diel、Atar 和 Old Fangak 被全副武装的 Agwelek 驳船炮击，这些驳船被部署在马拉卡勒北部以南地区。来自 Diel 的努维尔族平民描述说，身穿制服的 Agwelek 部队上岸，发表仇恨努维尔人的言论，并实施杀戮、强奸和纵火。男子在教堂被枪杀，一名妇女被 10 名男子强奸后任其死亡，居民被要求脱光衣服，然后被放火焚烧。委员会听取了一名妇女的证词，她与四名邻居被带到一艘停泊的船上，被强奸了几天。

69. 9 月 7 日，在 Adidiang 营地避难的 5,000 多名希卢克平民遭到与 Gatwech 先生结盟的部队和从汤加赶来的白军部队袭击。袭击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用砍刀和长矛袭击平民，摧毁临时避难所，抢劫所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包括大量粮食，造成许多人死亡。一名性暴力幸存者说，袭击者曾告诉她，希卢克族不属于该地区。逃入河中的人害怕地浸在水中好几个小时，因为岸上的努维尔人在向他们开枪。一名妇女目睹了自己 14 岁的女儿在水中躲藏时被枪杀。一位老妇人讲述了她一整夜站在水里处理枪伤的经历，水面没过了她的脖子。尽管危险显而易见，但政府没有部署任何军事力量来保护 Adidiang 的平民。

70. 在此期间，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在马拉卡勒的平民保护点因为有太多新抵达的平民而不堪重负。冲突加剧了该地区努维尔族和希卢克族之间的紧张关系，局势动荡不安。

71. 10 月，与 Gatwech 先生结盟的部队和白军部队已穿过政府控制区，进入马拉卡勒以北以希卢克族为主的法绍达县。11 月下旬，这些努维尔人联合部队袭击了位于法绍达的 Aburoc 流离失所者营地，导致附近科多克镇的流离失所人口增加到两万多人。12 月 7 日，总统办公室宣布部署“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统一部队”，以保护平民。据报告称，白军的“先知”Makuach 和他的一些部队撤到了琼莱。

72. 委员会确定，在琼莱州北部和上尼罗州袭击平民的事件中，包括袭击 Adidiang 流离失所者营地的行动中，武装军事部队和民兵部队的几名领导人和成员共谋侵犯和践踏人权。委员会已将这些资料存档，作为其收集和保存的侵犯人权、虐待和相关罪行证据的一部分。

73. 12 月，“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统一部队”的干预可能使科多克镇免遭曾发生在 Adidiang 和 Aburoc 的针对平民和人道主义基础设施的暴力侵害。但是，8 月至 11 月期间，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保护平民，包括在 Adidiang 地区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政府官员让平民到这里避难的。

74. 此外，与 Gatwech 先生结盟的部队和白军部队可以自由通过政府控制区前往法绍达，并在法绍达袭击希卢克平民。Agwelek 部队也享有行动自由，包括乘坐驳船通过政府控制区，运送士兵和后来用于袭击努维尔平民的重型武器。

75. 总体而言，南苏丹对武装团体实施的残忍暴行缺乏一致或有力的反应，国家机关的行为纵容甚至助长了冲突，致使国家明显违反了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多项义务。

D. 瓦拉卜州

76. 在瓦拉卜州，互相敌对的丁卡人部落之间的暴力冲突仍在继续，通季县武装养牛青年之间互相的周期性攻击尤其具有破坏性。轻武器的扩散促成了这些危机，但解除武装的倡议是有选择性和不全面的，没有解决与这些武器的来源、转让和交易市场有关的问题。正如委员会以前报告的那样，这些问题因国家政治行为体的干预而加剧。¹⁰

77. 与这些冲突模式相同的是，从 2022 年 7 月起，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联合部队对北通季县 Rualbet 区实施了报复性暴力行动。

78. 2022 年 6 月初，Rualbet 区的养牛人在对敌对邻区 Awul 区的突袭中抢走了约 100 头奶牛。据报告称，一位有影响力的牛主要求当局干预并找回这些牛。6 月 25 日，士兵们试图在 Rualbet 区强行收回牛，遭到了当地武装青年的袭击。数十名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在随后的冲突中丧生。

79. 作为回应，总统批准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安全委员会，于 2022 年 7 月 3 日被部署到该地区。该委员会由政府三支主要安全部队的负责人组成，其中包括来自 Awul 区的国家安全署署长。从 7 月 1 日左右起，政府安全部队的增援部队也被部署到 Rualbet。这些将领们在报复行动的头三个星期都在场，然后返回朱巴，7 月 26 日在总统办公室向总统汇报了情况。

80. 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收到的证词显示，士兵突袭村庄过程中强奸妇女和女童，拘留男子和男童，抢劫或毁坏平民财产。士兵搜查了诊所，寻找涉嫌参与 6 月 25 日冲突的受伤平民。委员会记录了多起任意逮捕和拘留、殴打和心理上的折磨事件。委员会收到的官方资料显示，7 月至 9 月期间记录在案的性暴力案件超过 53 起，幸存者无法获得治疗。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暂停了两周，据估计仅 7 月份就有 1.2 万人流离失所，扰乱了该地区的种植活动，而该地区本就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¹¹

81. 9 月 12 日，总统宣布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 Rualbet 的不安全状况。在 2023 年 1 月 6 日的最后报告中，调查委员会建议对参与被定性为“族群间暴力”的平民和士兵进行审判。截至 2023 年 1 月初，该报告尚未公开，不清楚是否会进行审判，也不清楚国家在暴力事件中的作用，包括高级官员的行为是否会受到进一步审查。¹²

¹⁰ A/HRC/49/78, 第 77-80 段；以及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的会议室文件，其中载有详细调查结果，应参照 A/HRC/46/53 第 116-131 段一并阅读(可查阅 https://www.ohchr.org/sites/default/files/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46/Documents/A_HRC_46_CRP_2.pdf)。

¹¹ Integrated Food Security Phase Classification, “South Sudan: IPC acute food insecurity and malnutrition analysis, July 2022—July 2023”。

¹² 在 2022 年 11 月 1 日发出的信函中，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要求南苏丹政府提供有关调查委员会工作的更多信息。

E. 赤道大区

西赤道州

82. 尽管 2022 年西赤道州暴力事件大幅减少，但不安全状况依然存在，包括在坦布拉、延比奥和 Li Rangu 等地区依然存在。坦布拉县的社区仍然遭受 2021 年 5 月至 10 月大规模暴力和流离失所的影响，当时来自阿赞德和巴兰达社区的平民因族裔身份而受到武装部队和民兵的袭击。暴力事件是政治冲突引发的，当时阿赞德的苏人解运动/解放军执政派成员拒绝接受《重振协议》规定的权力分享安排，特别是任命 Alfred Futuyo 担任州长的安排，他是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成员，也是巴兰达人。坦布拉冲突以极端程度的性暴力为特点，但在联合防务委员会于 2021 年 10 月下旬进行干预后有所平息。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以前曾强调过，解决公职人员同谋参与暴力的问题和让参与暴力的男童退伍，是实现和平和国家恢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¹³

83. 流离失所的坦布拉居民告诉委员会，阿赞德和巴兰达社区之间的信任处于历史最低点。生计受到严重影响，因为许多人避免往返于住所、农场和市场之间。人们害怕因为族裔身份而遭受攻击，因此长期流离失所，进而巩固了基于族裔的隔离。除此之外，入学率下降，无所事事的青年人越来越沮丧。来自坦布拉的流离失所妇女告诉委员会，拾柴的妇女和女童遭到武装男子的多次强奸，武装人员的存在是 2021 年危机的遗留问题。

84. 相邻的延比奥州也收到了类似报告，包括关于武装部队成员袭击女学生的报告。委员会还收集了进一步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几年前)，证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军官在现任州长 Futuyo 先生的指挥下，绑架妇女和女童并对她们实施性暴力。武装部队成员没有保护民众，反而掠夺民众，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追究责任。

85. 2022 年 3 月，在南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全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委员会协助迈里迪县的必要联合部队训练中心释放了儿童。其中许多儿童是在 2021 年 10 月南苏丹人民国防军 James Nando 将军指挥的部队搬迁期间进入该中心的，Nando 将军是坦布拉暴力事件的关键煽动者。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有合理理由相信，截至 2022 年底，该中心仍有儿童，包括几名女童，她们被违背意愿关押和遭受性暴力。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认为，一些官员在监测员访问该中心时藏匿儿童。在被释放的儿童中，有些人被侵犯人权，许多人受到了严重创伤，而他们在重返社区方面得到的支助有限。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担心有些人可能被重新招募到安全部队，但委员会收到报告说，年轻人从迈里迪获释后不久，国家安全署就在坦布拉为他们提供了培训。

86. 虽然政治领导人参加了几次高级别活动，讨论坦布拉的局势，但这些活动尚未制定具体措施，解决不同社区在获得保护方面的担忧，或使流离失所者能够返回家园和重新融入社会。与本报告描述的其他情况一样，没有人因为 2021 年的暴力事件而被追究责任，无论是根据刑法或军纪处罚还是免职。这种有罪不罚现

¹³ A/HRC/49/78, 第 63-76 段；以及关于南苏丹境内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会议室文件，第 107-121 段。

象助长了基于族裔的分裂，再加上缺乏对退伍士兵重返社会的投资和绝望情绪的日益加剧，形成了一股可能引发进一步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强大力量。

中赤道州

87. 中赤道州的人权状况受到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与民族拯救阵线之间武装冲突的影响，后者未签署《重振协议》。虽然侵犯人权行为的规模似乎有所缩小，但仍然很严重。尽管几年来被政府攻击，出现叛逃现象，民族拯救阵线仍在该州内部参与冲突和伏击民用车辆，而它在南部边境地区的势力更大。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将农村安置点视为民族拯救阵线的潜在支持基地，平民往往被夹在这场武装冲突的双方中间。

88. 例如，2022 年 10 月，在 Lainya 县穆卡亚区的一次南苏丹人民国防军行动中发生了人员伤亡和抢劫事件。目击者描述说，士兵指责居民是反叛分子，并威胁要杀死任何不迁往位于 Yei 县的 Atende 流离失所者营地的人。这种强迫流离失所和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符合委员会几年来在中赤道州记录的模式。¹⁴ 尽管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已经开始审判，起诉在该地区对平民犯下罪行的士兵，包括在 2022 年犯下罪行的士兵，但针对平民的袭击仍在继续，已构成战争罪。

89. 中赤道州部分地区仍存在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势力。委员会收到报告称，2022 年 9 月在莫罗波州发生了袭击村庄的事件，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士兵持枪抢劫、强奸和骚扰平民，还造成了流离失所。

90. 民族拯救阵线继续绑架儿童和平民，以此作为壮大部队的战术。委员会收集的证词记录了绑架造成的创伤。被绑架者讲述了他们被迫参与袭击和冲突，以及为维持部队供给而进行耕作和其他活动。许多人遭受酷刑、殴打和强奸。一名男孩回忆说，他最初被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指挥官绑架时还太小，拿不动机枪，当他们叛投民族拯救阵线时，他仍然被继续关押。2022 年民族拯救阵线非正式释放的被绑架者担心被政府军逮捕，政府军会招募一些以前被绑架的人作为间谍。由于缺乏重返社会方面的支持，被绑架者离开这些团体时几乎无路可走。

东赤道州

91. 东赤道州 Ikotos 县的局势也表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执政派和反对派之间持续的争执和暴力导致侵犯平民人权，同时破坏了《重振协议》的执行。

92. 2022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南苏丹人民国防军驻军部队的士兵扫荡了 Ikotos 镇，大肆射击、抢劫和纵火，造成严重的流离失所和恐惧。这次暴力行动显然是对当天早些时候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一名士兵被枪杀事件的报复，据说他是在一次酒后争吵中被杀的。

93. 参加教堂礼拜仪式的礼拜者听到枪声后纷纷躲藏起来。一名警官和一名野生生物官员的亲属们说，士兵们把男子从家中带走，当着他们家人的面开枪打死了他们。次日，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把老虎营的成员从东赤道州首府托里特部署到 Ikotos，据说他们让当地士兵返回驻地后稳定了局势。当居民从躲藏处出来时，

¹⁴ 见 A/HRC/49/78，第 60 段。以及关于南苏丹境内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的会议室文件，第 84 段。

许多人发现自己的财产被抢劫或毁坏。超过 1.8 万名居民逃到该州其他地区 and 邻国乌干达。流离失所的居民告诉委员会，他们不愿意回家，因为担心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地方指挥官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任命的县长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导致更多暴力。

94. 政府部队与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首领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是导致暴力和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随后的几周里，苏人解运动/解放军反对派的两名少将和一名高级政治官员在 Ikotos 被南苏丹人民国防军的士兵逮捕，并被带到托里特拘留。据报告称，他们手下的大部分士兵随后退出了 9 月底在托里特举行的必要联合部队毕业典礼。

十. 追究责任与过渡期正义

95. 与《重振协议》的其他关键领域一样，第五章的执行工作严重拖延，它所要求的过渡期正义机制一个都没有设立。政府早在两年前就通过了一项内阁决议，授权司法和宪法事务部着手设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补偿和赔偿局以及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

96. 2022 年 8 月的路线图将《重振协议》延长了两年，修订了落实这三个机制的里程碑。授权法律的制定以及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成员的任命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以便该委员会能够在 2023 年 3 月 30 日前全面运作。补偿和赔偿局的立法工作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前启动。路线图明确指出，非洲联盟委员会有责任为设立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制定广泛的指导方针。虽然这些里程碑的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最后期限已过，截至 2023 年 1 月初，还没有明确的完成时间表。

97. 2022 年 10 月，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与非洲联盟探讨了设立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和全面执行《重振协议》的事宜。非洲联盟高级官员对南苏丹政府在推动设立南苏丹混合问题法庭方面停滞不前、缺乏合作和不认真参与表示失望。朱巴的一些政治精英代表认为，最好先通过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寻求和解，然后再启动其他追责进程。

98. 委员会一再强调，必须采取整体方法实现过渡期正义，迫切需要同时落实三个机制，即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补偿和赔偿局以及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这三个机制相辅相成。此外，还需要采取近期和长期干预措施，以满足幸存者的身心健康以及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需求，并弥补侵犯民众人权的恶劣行为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害。第五章规定的机制旨在处理冲突遗留问题，对于解决有罪不罚现象和遏制持续发生的暴行不可或缺。这些进程将使南苏丹人民能够分析冲突的根本原因和推手，承认和处理受害者遭受的伤害，并培养民族凝聚力和建设可持续和平。

就设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进行公开协商

99. 2022 年 4 月 5 日，在负责进行协商的技术委员会成立近一年后，总统才启动了关于为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设计立法的公开协商。尽管开局不利，资源、后勤和安全方面也面临重大挑战，但技术委员会在南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于 2022 年 5 月 6 日至 6 月 2 日期间在南苏丹 10 个州和三个

行政区中的两个行政区进行了公开协商。技术委员会听取了 4,543 名公民的意见，其中包括 3,080 名男性和 1,463 名妇女，他们代表了广泛的群体，包括受害者、境内流离失所者、青年、残疾人、立法者、安全行为体、商界代表、州和县政府代表、信仰团体、部落首领和地方行政长官。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委员会听取了位于几个反对派控制地区的社区的意见，在 2017 至 2018 年进行类似的协商期间，无法进入这些地区。

100. 协商过程中确定的关键挑战应在今后的执行进程中加以解决。分配给协商的时间是 21 天，对于南苏丹这样规模的国家来说显然不够，特别是还存在洪水泛滥和道路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持续不断的冲突也使技术委员会无法进入一些地区。此外，没有为逃往邻国的难民参与协商分配资源。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难民未能参与协商，因为这是 2018 年进行的类似协商中最关键的不足之一。技术委员会没有及时开展广泛的提高公众认识活动，以便公民为协商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尽管参与协商的人对设立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很感兴趣，但南苏丹大多数人仍然不了解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的目标以及它与《重振协议》中其他过渡期正义措施的关系。

其他过渡期正义举措

101. 2022 年期间，政府设立了多个特别调查委员会，以审查涉及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情况。这包括总统提出的几项高级别举措，包括审查团结州马约姆县和南部各县以及瓦拉布州 Rualbet 区的情况。然而，仍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成立理由、独立性和客观性、活动和调查结果以及法律依据，包括采取保护措施和将案件提交刑事司法系统的权力。并非所有特别调查委员会都编写了报告，即使有报告，也没有公之于众或者对施害者采取任何具体的追责措施。设立高级别委员会可能会破坏负责调查严重罪行的正规实体的努力，因为警察和检察官往往会暂停自己的调查工作，等待这些高级别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总体而言，南苏丹人权状况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这些特别调查委员会没有采取可信的措施来确保有效的追责和形成威慑。

102. 军事法庭很少有对参与针对平民犯罪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官追究责任的案例，特别是在国家司法基础设施几乎不存在或长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2022 年 6 月，在 Yei 县设立的临时普通军事法庭对 15 起涉及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士兵杀人、强奸和抢劫的案件提起诉讼。其中包括起诉对平民实施犯罪的士兵和起诉 4 名平民，包括 1 名 14 岁男孩。然而，这类军事法庭在人权和其他法律方面存在重大挑战。根据《苏丹人民解放军法》，军事人员对平民犯下的罪行应由民事法庭而不是军事法庭起诉，而在军事法庭起诉平民也缺乏法律依据。委员会认为，南苏丹未能确保公平审判权，也未能确保受害者得到充分保护和有效参与诉讼程序，包括未能采取措施保护其尊严和隐私。一些受害者不敢返回家园，因为担心遭受仍然驻扎在他们社区附近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部队的报复。

103. 委员会意识到南苏丹在司法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在起诉侵犯和践踏人权罪行方面的重大挑战。法学家告诉委员会，他们缺乏资源、安全保障、独立性以及对严重罪行进行有效起诉和公平审判的管辖权。司法部门资源严重不足。这些都是司法改革委员会应解决的重大关切问题，该委员会 2022 年 7 月根据《重振协议》成立，负责研究司法改革问题并提出建议。

十一. 结论

104. 南苏丹正处于艰难但重要的政治过渡关键时刻。《重振协议》已于 2022 年 8 月延长两年，南苏丹领导人必须克服政治争端和竞争，以可信的方式完成该协议。如果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制定新宪法和举行全国选举，就能反映人民的民主愿望，并有助于国家从多年的破坏性冲突中恢复过来。

105. 《重振协议》仍然是一个重要框架。充分执行该协议，特别是充分执行各方确定的优先任务，是当务之急。南苏丹各政治派别领导人应重新投入政治努力，为未签署《重振协议》的各团体之间的冲突找到持久解决办法。作为安全安排的一部分，必须建立必要联合部队，成为一支保护人民人权的可靠部队。

106. 反映族裔化政治的武装暴力继续破坏社区，使南苏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遭受严重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包括杀戮、酷刑、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以及抢劫和摧毁家园和生计。许多国家和非国家武装行为者参与了这些冲突和侵权行为。平民人口大量流离失所往往是暴力行为的目的或结果。团结州的法外处决事件清楚地反映了政府人员犯下严重罪行后肆无忌惮逍遥法外的现象，即使被相机拍下罪行也没事。

107. 有罪不罚现象纵容和助长了南苏丹各地的冲突和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结构。一些已知参与严重犯罪，包括煽动族裔暴力的政府官员仍在担任公职。受害者，包括性暴力幸存者无法获得治疗，更不用说社会心理支持了。侵犯人权的行为反映了社会的性别性质，许多妇女和女童继续在冲突中遭受性暴力。

108. 正义遥不可及，因为有效的起诉极少，仍然严重不足。虽然政府已设法通过特设高级别调查机构和军事法庭来处理一些侵权行为，但很少有人被治罪。流动法庭填补了一些司法空白，但需要加强刑事司法系统的所有要素。全面的过渡期正义措施，特别是《重振协议》第五章中的机制，对于实现追责至关重要。除非南苏丹领导人正视并采取可信步骤扭转有罪不罚的文化，否则南苏丹的过渡将不会成功。

109. 权力斗争导致了地方一级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西赤道州和东赤道州，苏人解运动/解放军执政派和反对派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不安全、侵犯人权和流离失所现象。在瓦拉卜州，当局的干预加剧了敌对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凸显了解除武装方案失败的后果。

110. 委员会确定了一些可能对构成犯罪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负有个人刑事责任的人，包括法外处决、酷刑和涉及广泛袭击平民的迫害行为。南苏丹未能有效调查和起诉这些罪行，违反了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

111. 南苏丹有义务实现公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但通过腐败和让某些政治和经济精英致富，继续公然挪用和不当分配收入，损害了这些义务。这种行为导致国家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的许多需求。

十二. 建议

112. 委员会建议南苏丹政府：

(a) 发挥领导作用，分配必要资源，确保及时和可信地执行《重振协议》的优先任务，同时重新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冲突，特别是与未签署《重振协议》的团体之间的冲突；

(b) 完成过渡安全安排的执行工作，包括说明必要联合部队的毕业士兵人数、部署计划、后续部队毕业时间表以及前战斗人员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c) 立即根据《制宪程序法》设立机制，并为包容性和有意义的公众参与营造有利环境，包括向所有相关实体发布总统指令，重申国家在尊重和保护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方面的义务；

(d) 根据《重振协议》第五章，快速设立过渡期正义机制，即真相、和解和消除创伤委员会、补偿和赔偿局、南苏丹问题混合法庭，并建立临时补偿方案，为其提供资源；

(e) 紧急采取措施，扭转有罪不罚的文化，迅速追究参与法外处决、袭击平民、性暴力、腐败行为和镇压行为等严重罪行的公职人员、安全人员和其他个人的责任，包括启动刑事调查和诉讼程序，并将被认定为同谋的人免职；

(f) 加强努力，提高妇女和女童的地位，解决性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现象正常化的问题，包括履行现有承诺，对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行为，包括对公职人员的性别暴力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

(g) 优先保护平民免遭一切袭击，包括保护弱势流离失所者的安置点免遭袭击，并与南苏丹特派团协调和协商，部署必要联合部队人员，同时明确对骚扰平民和侵犯平民人权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

(h) 制定可信和可持续的解除武装方案，解决平民对于不安全局势的担忧，并确保不重新发放已收缴的火器；

(i) 建设刑事司法系统并加强法治，包括保护司法机关和其他司法部门行为者的独立性和安全，确保司法系统所有部门不歧视妇女，并为司法分配和调动充足的资源；

(j) 增加用于流动法庭和性别暴力问题特别法庭的资源，使其能够更大规模地弥补当前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空白，并采取措施，确保对被控参与危害平民罪行的安全部队成员的审判具有司法独立性；

(k) 改善监狱条件，停止在审前和审后程序中过度使用拘留以及在军事场所非法拘留平民的做法；

(l) 按照《刑法》和《苏丹人民解放军法》的要求，确保在军事司法制度下进行的审判符合国际公平审判标准，军事法庭能够独立于军事指挥系统，涉及平民受害者或施害者的案件移交民事法庭；

(m) 暂停执行处决，废除死刑，起诉实施法外处决的人；

(n) 规定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根据《儿童法》设立更多的少年法庭审理儿童案件，并确保为参与刑事司法诉讼的儿童提供特殊保护条件；

(o) 划拨预算资源，满足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重返社会的需要，并确保有效协调儿童康复和重返社会的工作，包括非正式释放的儿童，如中赤道州和西赤道州的儿童；

(p) 大幅增加公共卫生和教育投资的预算拨款，及时向公务员支付体面的工资，并确保支出得到落实而且是透明的；

(q) 解决持续存在的腐败和大规模盗窃国家石油和非石油收入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履行国际人权法义务的能力，也损害了国家提供充足资源，满足执行路线图以完成和平进程的紧迫需求的能力。

113. 委员会建议南苏丹所有武装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体：

(a) 明确和公开地命令所有部队成员和结盟民兵充分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并按照国际标准追究违法者的责任；

(b) 允许及时和不受阻碍地向冲突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防止袭击人道主义设施和抢劫援助物资，包括将实施袭击行为和暴力侵害援助工作者的人绳之以法；

(c) 立即停止招募儿童兵，释放所有与武装部队有关联的儿童，包括在儿童时期被招募的人，并对招募儿童兵的人追究责任；

(d) 立即撤离所有学校、医院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

(e) 确保部队不驻扎在平民居住区附近，除非为保护平民免受攻击而绝对有必要驻扎。

114. 委员会建议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和该区域各国政府：

(a) 作为《重振协议》的担保方，鼓励和支持南苏丹政府建立《重振协议》第五章设想的过渡期正义机制，包括协助制定政策和法律框架；

(b) 采取措施，解决该区域中的南苏丹公共资金洗钱问题，这种行为掠夺了该国应对巨大人权挑战所需的资源，并破坏了非洲联盟对和平进程的投资。¹⁵

115. 委员会建议会员国和国际伙伴：

(a) 向政府和其他实体提供必要的政治、财政和其他支持，以全面执行《重振协议》，包括执行为完成过渡而确定的优先任务，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为执行《重振协议》第五章提供支持；

(b) 继续向政府和人道主义机构提供支持，以解决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同时寻求持久解决办法；

(c) 支持民间社会以及受害者和生存者团体的努力，加强其能力，确保他们有效参与南苏丹的选举、制宪和过渡期正义进程。

¹⁵ 见南苏丹人权委员会关于南苏丹侵犯人权和相关经济犯罪的会议室文件，第 183-185 段。

116. 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和南苏丹境内的联合国系统：

(a) 继续提供支助，确保回返家园或重新安置举措一直严格遵守人道主义原则，包括“不伤害”原则，并高度谨慎地对待与族裔间冲突有关的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下平民需要保护；

(b) 继续大力支持发展和加强司法系统，包括在常设法院尚不能对严重罪行进行公正审判的地区为流动法院提供支持，同时确保援助符合关于司法的国家法律和国际标准。
